

沉痛悼念澳華詩人孫晉福先生!

我們摯愛的朋友、澳華著名詩人孫晉福先生因病於2024年10月25日14時40分在北岸私立醫院(North Shore Private Hospital)去世。噩耗傳來，令人萬分悲痛。

孫晉福為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理事，筆名塵埃、晉夫。他是一位天才詩人，寫詩猶如打開水龍頭，靈感不斷，下筆如神。他說：“詩人是一種靈魂的修煉，寫詩是一場靈魂的雕琢。”他的詩歌，情感和思想迸發，靈魂的激流奔騰，讓人心靈震撼。

他的詩歌語言精確生動，思維跳躍自如，充滿哲理的詩意表達。他善用隱喻的意象來描繪出現實存在的種種矛盾和困惑，展示出對社會對愛情對生活的獨特理解。他的詩歌中常常出現對死亡的思考，通過對生命短暫性的感知及探索，去追求內心的平和與永恆。

在他極具藝術感和表

現力的詩歌中，讓人最為感動的是他的社會責任感。民生的艱難、社會的不公、低層人民的辛苦，始終是他詩歌反復出現的焦點。他以飽滿的熱情，對故鄉那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給予深切的關注與反思。

他說：許多朋友問過我為什麼我的詩總是那麼淒涼，為什麼我的詩裡重疊了那麼多悲傷。讓我給你做一下自我介紹吧，然後你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他自我介紹：

江蘇徐州人。1959年出生便遇飢餓，始學又逢文革。少年下鄉種地，回城煤礦勞作。師範數載寒窗，風景一路坎坷。十年講台誤人，也曾披星戴月。兒時夢想吃飽，辛苦只為活著。三十而立追浪，向往自由漂泊。愛陽光，喜煙火。淡功利，勤補拙。閑時吹拉彈唱，偶爾弄弄筆墨。詩輕歌淺，章窄意薄。留下一段文字



■孫晉福先生 1959.5.2—2024.10.25

做標記，這個世界我曾來過。

今天，敢於直面時代創傷，揭示社會黑暗的詩人少之又少，而孫晉福敢為天下詩人所不敢為，以文字為劍直擊要害，為他曾經來過的世界留下長久回蕩的呼喊。

孫晉福的去世，是澳洲文壇的重大損失。他自稱“塵埃”，這顆塵埃彌足珍貴。他是時代的詩人。

讓我們永遠懷念他。



■今年4月6日，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與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在Rockdale樂調圖書館舉行孫晉福先生詩歌研討會。孫晉福先生主講，題目為“詩寫：思想與技巧”(Thoughts and Techniques in Poetry Writing)。會後部分與會者合照。

一個民族總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黑格爾

致敬

孫晉福遺作

致敬，向一個可稱為人的崇高，
致敬，向一塊可稱為碑的永恆。
致敬，向一軀可稱為生的偉大，
致敬，向一行可稱為死的代言。

致敬，向那黑暗中的每一絲光線，
致敬，向那逆流中的每一朵風帆。
致敬，向那長夜裡的每一寸堅守，
致敬，向那壓迫中的每一聲吶喊。

我致敬過歷代英勇無畏的祖先，
卻不能致敬那逆來順受的苟延。
我致敬那槍炮下生命的無辜，
卻不能致敬那勝王敗寇的野蠻。

我致敬流年每一季的百花千骨，

我致敬冬天裡的每一場白雪皚皚。
我致敬夏天落地的每一粒種子，
我致敬秋天裡收穫的每一片空白。

我致敬那些汗水滴入田間的青春，
我致敬那些黃花開滿歸路的傷痕。
我致敬自己死而復活的重見天日，
我致敬那些直面死亡的無畏胸懷。

我致敬黑夜裡微弱的路燈，
我致敬惡夢中掙脫的覺醒。
我致敬叢林裡僅存的良知，
我致敬生命中不泯的人性。

我致敬橋上那場靈魂正義的張揚，
我致敬橋上那幅酣暢淋漓的詩行。
我致敬橋上那聲沉默中的當頭棒喝，
我致敬橋上那縷清煙燎繞飢寒下的反抗。

我致敬一陣暖風輕輕把烏雲吹開。
我致敬一場洪水衝走所有的人災。
我致敬普世陽光照進緊閉的窗口，
我致敬黎明的光芒徹底把黑暗替代。

我把舉起的手致敬英雄，
我把舉起的手致敬未來。

■孫晉福(後左一)和映霞(前左二)等文友聚會商量詩歌研討會事項。

何必識破時間是攔路的匪
何必指認春天是青春的賊
掛在眼角的晨露冰花如玉
偽裝的盛開顯得那麼深邃

我張嘴大口地呼吸着喧囂
用鬆軟的齒縫把月光磨碎
寂寞的空曠是死去的村莊
裝飾的廢墟是出土的魔鬼

黑夜如一杯烏雲深不見底
靜好的田間蛙鳴卷成頹廢
繁華似錦寫在荒野的額上
黃沙風雲搖晃着我的墓碑

輪回

孫晉福遺作

黎明在我的皮上燃起篝火
夢的灰燼映着活着的傷悲
用張開的森林去擁抱風雨
用石頭去兌換星辰的光輝

已對他鄉的黎明司空見慣
忘記恐懼的夜色以黑留白
是否嘗過文字的長風細雨

用月色澆灌出絕望的滋味

不確定的死亡散落了一地
大樓和街道都緊閉着嘴
這世界只適合在夜裡行走
所有的道路都在越走越窄

機器轟鳴的聲音也在變弱
干癟的草原不再相信眼淚
我是地球的孤兒守望天涯
一浪潮湧掀翻又一場輪回

(本詩也發表在2024悉尼國際詩歌節特刊。)



■2022年11月1日，悉尼、墨爾本和布里斯班文友聚集悉尼，討論成立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事項。孫晉福參與其事(合照中位於右一)，並被選為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理事。

無一幸免

孫晉福遺作

在哭泣中尋覓著
暗夜良知的回歸。
可你的世界
是否能聽見一聲微弱的吶喊？

嚴冬 冷冰 雨雪，
山寒 水寒 心寒。
這昏亂的子孫，
應該是受益於昏亂的遺傳。
在自由與真實的迷霧裡，
愛上野蠻。
一曲盛世繁華，
落盡滄桑點綴生靈塗炭。
天堂在關上了最後一扇窄門，
上帝閉上了眼。

無記性的部落山頭，
看不見枷鎖飛刀仍歌舞升平，
無記憶的林海草莽，
不識大禍臨頭仍飄逸著
風輕雲淡。
可怕的風花雪月，
伴著死亡在無光的黑暗裡
繼續長眠。

聖人與戲子，
在失魂的時代背景中，
詭笑於江湖神壇。
茂密的山林在後腦勺上，
慢慢地長出了一個小辮。
這奴性的基因，
可有靈丹？

腐朽的古木支撐著雙眼，

肉體在自殘。
文明被碾壓成重傷，
人性在退化中糜爛。
我似乎聽見海嘯的腳步逼近，
死神在夢中出現。
當猛烈的瘟疫橫掃海面，
所有自以為美麗的浪花
都會死去，
將無一幸免。

我夢見一隻方舟從遠方駛來，
停在黎明前的黑暗。
大地睜開睡意朦朧的千年星空，
浪花衝擊著甲板。
擁擠的大海洶湧著怒吼，
魔鬼揮著帶血的皮鞭。
有人要破斧沉舟，
有人要共克時艱。
船上船下，
又有多少人能躲過此難？

多少人隔岸觀火，
可又身在其間。
我擁有了四季的陽光，
卻不能隨遇而安。
大水已至，
無一幸免。



■孫晉福重情重義，他身患重病，仍然瞞著大家，熱情參



加各種活動。今年8月6日參加何與懷博士生日晚宴，是他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